

我和“冰清”的亚运之旅

他的任务,是领着6岁半的史宾格搜爆安检犬“冰清”,检查每一辆进出广州亚运会运动员村、亚运田径馆的车辆。工作流程简单、枯燥,但他觉得压力很大,因为这份工作决不允许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疏漏。虽然脖子上的工作证是“全通”,能进任何一处赛馆,可15天赛程,别说现场观战,他连通过电视看比赛的时间都没有。

他叫翁磊,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带犬民警。今年10月,入选广州亚运会安保警犬技术团队。29岁的他,已是国际大型活动安保执勤的老手了。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的安保一线,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昨天下午,翁磊和“冰清”顺利完成广州亚运会安保任务,乘飞机返回杭州。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和“冰清”这趟亚运之旅的几宗“最”吧。

最累的一天:

“冰清”发烧了

11月12日,第16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。我和“冰清”隶属于安保警犬技术团队第二安检组,一开始是负责亚运会运动员村进出车辆的排爆安检。

这两天很累,进出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。为了加快安检速度,5个车辆通道全开了,不过车子还是要排队等候安检。“冰清”的兴奋度(判断搜爆犬工作状态好坏的专业术语)一直保持得不错,检查一辆车差不多3分钟左右。

“冰清”对广州的气候还是很适应的。除了10月9日我们刚到广州那天,它对陌生环境显得稍有点紧张外,之后的日子里表现得都还不错。

检查车辆安全的工作单调、枯燥。和人一样,“冰清”从事同一工作久了,会产生厌烦情绪。最明显的表现,是它不愿意跟我上车检查。所以,我随身带着一个网球,利用“猎取反射”(犬类先天遗传的寻觅或捕获猎物的本能活动)的天性,让“冰清”玩会儿球,提高它的兴奋度。



深夜继续安检工作

开幕式这天是最累的,我们从晚上9点,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下午5点。

之后,“冰清”就累倒了。原本应该湿润的鼻子很干燥,耷拉着脑袋,精神不佳。一测体温,39℃。“冰清”的正常体温在38℃。发烧了,我立马叫来兽医,给它开了3天的挂点滴的药水。

挂点滴时,“冰清”必须由我陪着。因为狗挂点滴一般就是皮下注射,会有疼痛感。如果我不在一边安抚“冰清”,它会恐慌,会乱动,打点滴的针头容易滑落,这样又得重新扎针了。

还好“冰清”恢复得不错,打了两天点滴后,又活蹦乱跳了。倒霉的是,我却有点感冒了。不过岗位上人手紧张,吃了点感冒药,我就带着“冰清”去岗位上报到了。



日常训练

最紧张的一天:

原来是把裁判枪

除了亚运会运动员村,11月17日开始举行比赛的田径馆也是我们小组负责的区域。田径馆是广州大学体育馆,看台面积4万余平方米,有运动员休息室、保卫室、工作人员休息室等房间1600多间。

这些,在开馆前的2个小时里,我和14名同事必须全部检查一遍。

11月15日,一把抽屉里的裁判枪让所有人虚惊了一场。当时,我和两名同事进入一间训练物品放置房例行检查。在一张办公桌前,同事小王的搜爆安检犬在左边的抽屉四周不停地来回嗅。我们的第一反应,就是有情况!因为来回重嗅是搜爆安检犬发现问题的行为反应之一。

我拉过“冰清”,它对抽屉四周嗅了几次后,也十分犹豫地蹲坐了下来。我心里肯定,抽屉里肯定存放着与火药有关的东西。商量之后,大家决定与安保组联系。

没多久,排爆工兵赶到现场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拉开抽屉,“真相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:里面是两把发令枪,外加一盒发令子弹。

发令枪和子弹随即被移交至安保组处理。虚惊一场!我很欣慰,“冰清”是合格的:发令枪和发令子弹存有火药味,哪怕是一块沾有火药味的纱布,“冰清”它们也必须要有反应。

最纠结的一天:

奶奶病危

每当空下来一个人时,我总会默默地为奶奶祈祷:一定要撑到孙子完成任务来看您。

奶奶今年80岁了,就在我到广州后,老人家因为胰腺的老毛病引发了其他脏器的衰竭,病情危重。家人为了让我能安心工作,一直没有告诉我。直到10月16日,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,老爸才来了电话。

我厚着脸皮找队长请了一天假,回来看奶奶。奶奶却让我赶快回广州,因为亚运会马上就要开了。老人家的心情我理解,第二天,我就回到了驻地。

开幕式前一天,我和老爸联系,老爸支吾着说奶奶已经在家中了。我很奇怪,奶奶病好了?在我的追问下,老爸才告诉我,医院说奶奶的病再治疗已没有任何意义,所以



“冰清”生病挂盐水

他们接受医院的建议,将奶奶接回家,让她在家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。

我哭了。因为老爸说,奶奶随时都可能走。但老爸让我好好工作,家里的事他们会处理。

我很纠结,很想赶回杭州去陪陪奶奶,自小,奶奶就最疼我。可亚运会开幕在即,安保工作繁重且不容半点失误。“冰清”很懂事,它察觉到我的悲伤和矛盾,低声地呜呜叫着,不停地蹭我的左腿。

纠结了一晚上,最后的决定还是不请假。我相信奶奶能理解孙子,也一定能坚持到孙子完成任务……

最意外的一天:

遇到了偶像王浩



“冰清”到王浩了

一段时间下来,“冰清”这家伙成了“明星”。

总是有志愿者和进出的各国运动员跑过来和“冰清”合影留念。还真别说,“冰清”挺有范儿的,每次拍照都挺配合,还知道摆POSE。

有一回,广东大学的一名志愿者抱着它合影,“冰清”两眼一眨,故意歪起脑袋,耷拉着舌头,摆出一副可爱样,可把志愿者小姑娘给乐坏了。

说起来,我也得感谢“冰清”,沾了它不少光啊。11月12日那天中午,我和“冰清”在亚运会运动员村执勤。一个个子不高的小伙子走过身边,回头朝“冰清”友好地招招手。

我一看,很脸熟。这不是乒乓球国家队的王浩吗?我的偶像啊!赶紧跑过去“逮”住他,要了签名,还和王浩留了合影。可把我美的。

还有一回,两名日本运动员回亚运会运动员村,两人胸前都挂着银牌,很开心。见到我和“冰清”,他们跑过来说了一通日语。惭愧啊,外语没学好。结果连比划带猜的,终于明白他们是要和“冰清”拍照留念。

当然,我也趁这个机会和两人拍了照。事后特意给“冰清”的晚餐加了个鸡蛋,把它高兴得。

最激动的一天:

和战友们告别

11月30日,再过一天就要和工作、生活了一个多月的战友们告别了。

根据规定,我们浙江的3个带犬民警将在12月1日打道回府。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要继续留在广州,参加亚残会的安保工作。

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,但因为身上的那身警衣,彼此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分队长老郭是大连警犬队队长,按照他的建议,大伙决定,晚上去宾馆前的夜排档好好吃一顿告别餐。

说实话,驻地的饭我吃不大惯。大厨做菜很喜欢放咖喱,可我从小不喜欢吃咖喱,所以经常躲在寝室里吃泡面。大伙有时候开开玩笑,戏称我是“泡面王子”。老郭还提醒我得注意营养。

席间,老郭向我们一一敬酒,谢谢我们对他工作的支持。这下大伙不乐意了,说他这话说得太生分。结果,老郭自罚了3杯。我酒量不好,大家又知道我还急着赶回杭州看奶奶,喝得很少。

除了奶奶,我还惦记着我带领的另一只警犬“笑笑”。它是一只德国黑贝,刑侦犬,负责刑侦现场的跟踪、抓捕等工作。因为来了广州,“笑笑”由同事张平在带。

刚刚打了电话,张平说“笑笑”一直挺听话的。看来明天回去得买只鸡腿去犒劳犒劳它。